

党的女兒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党的女兒

王 雁 改編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贊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說 明

这是根据林杉所作同名电影剧本改編的京劇，叙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紅軍撤出江西瑞金县后，共产党员与敌人和叛徒斗争的故事。

党的女兒（剧本）

王 雁改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前門外大街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榮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1 10/18 · 字數：28,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數：5,001—24,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61 定价：(7)0.15元

人 物 表

- 李玉梅 女、二十五岁，共产党员
馬家輝 男、三十岁，叛徒
孙主任 男、四十岁，国民党匪軍政治处主任，少校
桂 英 女、二十二岁，馬家輝的妻子，叛徒
小 程 男、二十三岁，游击队联络员
程秀英 女、十八岁，共产党员
陈惠珍 女、十九岁，共产党员
老爷爷 男、六十五岁，农民积极分子
二 姐 女、三十八岁，李玉梅的二姐
党支書 男、四十岁，桃花乡党支部書記
党员六人 （全是男性）
游击队员多人 （全是男性）
匪兵多人 （全是男性）
老 人 男、五十岁，八角村的积极分子
匪軍官 男、三十岁，匪軍排長
刘排長 男、三十岁，匪軍排長
群 众 男女老幼都有，桃花乡农民

第一場

時間：一九三五年深秋

地點：蘇區桃花鄉村口

〔四匪兵引一匪軍官搜索前進上〕

匪兵甲 報告！此處沒發現敵情！

匪軍官 加強警戒！請孫主任！

〔孫主任上〕

孫主任 怎麼樣？

匪軍官 搜索已畢，此處沒發現敵情，已經加強了警戒！

孫主任 帶馬家輝夫婦。

匪軍官 是。帶馬家輝夫婦。

孫主任 (唱) 共軍抗日去北上，
游擊隊圍困在山崗。
堅決消滅共產黨，
要把蘇區一掃光。

〔馬家輝與桂英狼狽不堪上〕

馬家輝 (恐怖不安，卑恭地) 孫主任！

孫主任 我抓住的那八個共產黨員你看見了嗎？

馬家輝 看見啦。

孫主任 這桃花鄉就是這八個黨員嗎？

馬家輝 就是这八个人。那个滿臉鬍子的是这个乡的党支部書記；那个女的叫李玉梅。八个人中就是这俩人党龄長啦！

孙主任 沒有漏掉什么人吧？要是漏掉了人，对你可不利呀！

馬家輝 沒有。就是这八个黨員。

〔桂英低着頭，小聲哭泣着〕

馬家輝 桂英！你这是——

〔桂英哭出聲來〕

孙主任 不許哭！馬家輝！你太太这是怎么啦！

馬家輝 不瞞您說，自从九月十六那天夜里，我們俩人被国軍逮捕之后，她受了惊吓，又加上受了些刑罰，神經有些不正常。

孙主任 (唱)这妇人哭啼啼不把話講，

分明是对国軍两样心腸。

消灭了游击队我再跟他們算賬，

也送这两个人去見閻王。

老馬呀！女人嘛就是胆小、脆弱，你要多劝劝她。那时候你是共产党的区委書記，她也是黨員，我們就不能不用些刑罰。如今，咱們是自己人啦！我派两个弟兄护送你們夫妻仍回武阳鎮。关于你們招供的事情，現在任何人也不知道。變，对啦！刚才那八个黨員沒看見你吧？

馬家輝 沒有。我在暗处，又在窗外，他們看不

見我。

孙主任 其实，他們就是看見你也沒什麼关系，馬上我就要送他們回老家啦！

馬家輝 是！是！

孙主任 你回到武阳鎮，还住在那个老地方，油鋪里还当你的共产党区委書記，要保持跟游击队的秘密联系，不要叫他們看出破綻，我会派人保护你，跟你經常联系的。只要我們能把游击队騙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網打尽，那天下可就是咱們的啦！

馬家輝 是。

孙主任 (唱)大功成我替你請功受賞，
保举你到瑞金把縣長来当。

馬家輝 (唱)从今后願效忠国民党！

孙主任 好！来呀！派两个警衛兵，趁黑夜把他們送回武阳鎮。一路上可要好好保护他們，不要叫旁人看見！

匪 兵 是。

孙主任 請吧！

〔桂英低头不走〕

馬家輝 快走吧！（拉桂英）

〔桂英甩开馬手，怒目而視下。馬家輝隨下〕

孙主任 傳令兵！

匪 兵 有！

孙主任 告訴警衛連連長，把那八个共产党給我
綁到这里来，准备槍杀。

匪 兵 是！（下）

孙主任 （唱）此時間順者昌逆我者亡。

（閉幕）

第 二 場

時間：深夜

地點：桃花乡村口

黨支書 （內唱西皮倒板）

八名黨員上了綁，

〔一陣凶惡的吆喝聲，一群手拿刺刀的匪兵，押着
八个双手被綁的农民上〕

黨支書 （唱）黑夜里烏云蔽住月光！

一定是有人背叛了黨，

遭殃軍才敢这样猖狂。

想到此不由我怒火千丈，

热血沸腾滿胸腔。

〔孙主任上〕

孙主任 嗯，不錯。滿臉鬍子，你就是桃花乡的
支部書記吧？

黨支書 不是。

孙主任 不用隱瞞了，你們誰是怎么回事，我全
知道。这个妇女就是李玉梅吧？嗯？

李玉梅 是又怎么样？

孙主任 不怎么样。支部書記，你帮我看一看，你这个支部的八个党员都到齐没有？

党支書 不知道。

孙主任 不知道？哈哈……我倒知道，一个也没漏掉。你们这些人听着！

(唱)紅軍已經去北上，
不久就被消灭光；
游击队把山上，
被我軍封鎖在山崗。

就你们这几个人
能有多大的力量，
也敢与国軍較短長？
我劝你等休妄想，
快向我们來投降！

党支書 (唱)大罵无耻的国民党，
你等不久要遭灭亡。
要我們投降是梦想，
除非西方出太阳。

孙主任 (唱)書記你說話欠思量，
死在临头还張狂。

怎么样？李玉梅，只要你肯写一張悔过書，表示投降国民党，念你是个女人，也就不深追究啦。你要是再执迷不悟，你看！这兒可就是你的坟墓。年青青的

可要再思再想啊！

李玉梅 (唱)你休用大言来吓哄，

要我低头万不能。

玉梅立志搞革命，

岂能怕死与贪生！

为了将来的好光景，

甘愿流血与牺牲。

想要我投降是做梦，

革命之气贯长虹！

孙主任 (唱)我说好话你不懂，

休怪我孙某下绝情。

怒气冲冲传军令！

传令兵！把机枪架起来，准备射击！

匪兵 是！把机枪架起来，准备射击！

〔架机枪介〕

孙主任 怎么样啊？

党支书 同志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时刻到啦！

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孙主任 放！

〔机枪开火了，枪口射出红色的火舌，支部书记挡住了玉梅。玉梅在极度恐怖中昏倒，侥幸未被射中。八个共产党员，先后倒在血泊中〕

〔北风呜呜，寂静可怕〕

孙主任 (唱)马上叫你血染红。

通知村里，谁家敢来收尸埋葬，就把全

村燒光！

匪 兵 是！

孙主任 真他媽的死硬！

〔孙主任領众匪兵下〕

李玉梅 (唱)霎時間只覺得昏迷不醒，
見此情不由我胆战心惊！
八个人只有我一人活命，
又听得張大伯呻吟之声。

大伯！大伯！

党支書 (无力地)玉梅！告訴党……有叛徒！

〔党支書把眼合上了，他的头在玉梅手臂中搭拉下来。玉梅伏在他胸前低声哭喊〕

李玉梅 大伯！大伯！我到哪兒去找党哪？你說
呀！你睜睜眼哪！大伯！我到哪兒去找
党啊？

党支書 武阳鎮，油鋪里，找区委書記。

李玉梅 是老馬同志嗎？

〔党支書咽气了〕

李玉梅 大伯！大——(哭不成声)

(唱)大伯他为革命喪了性命，
玉梅我实难忍泣不成声。
且喜我今日里十分侥幸，
武阳鎮找区委报告真情。(下)

〔閉幕〕

第 三 場

時間：黃昏

地點：武陽鎮油鋪里

〔馬家輝上〕

馬家輝 (唱)自那日被捕后叛变了党，
坐不安睡不宁胆战心慌！
桂英他終日里哭鬧喊嚷，
鬧得我心惊怕十分緊張。
游击队有一日了解真像，
只恐怕又难免杀身祸一場。
我这里低下头心中暗想，
把桂英找出来劝說商量。

桂英！你出来，別哭啦，咱們商量商量！

〔哭得泪人似的桂英，从里屋走出来，气冲冲地坐在一边，繼續哭泣〕

馬家輝 桂英啊！自打桃花乡回来，你就一直这样又哭又鬧，这多不好哇。現在既然已經这样啦，你哭有什么用？再說，将来山上游击队魏政委还要派人来接关系，你哭哭啼啼，万一叫他們看出破綻，那咱們可有杀身的危險哪！咱們不是为了活命，才招供投降的嗎？你这么哭哭鬧

鬧地非招出事來不可呀！

(唱)桂英你應該聽勸告，

知時達務方為高。

國民黨勢力太強大，

革命失敗在今朝。

若不設法把命保，

白白地斷送命兩條。

我勸你不要再哭鬧，

也免得又把禍事招。

〔小程扮農民上，輕輕敲門〕

馬家輝 誰？

〔小程用手敲門三下，一長二短〕

馬家輝 (驚) 來啦！桂英！你先進去吧，怕是山上派人來聯系啦！

〔桂英不屑地看了馬家輝一眼，走進內室。馬開門介〕

小 程 老馬同志！

馬家輝 小程同志！

〔二人各自警惕，看看無人跟蹤〕

馬家輝 路上沒遇見人釘梢吧？

小 程 沒有。這是魏政委給你的。(從帽沿內掏出一張紙條交馬)

馬家輝 (看介) 怎麼樣？同志們都好吧？

小 程 都好！士氣也很旺盛！就是缺鹽吃呀！老馬同志，想辦法給弄點兒鹽吧！一個多月沒鹽吃，不少的同志都病倒了。

馬家輝 困难哪！現在很多村的黨組織都被敵人破壞啦！白色恐怖很嚴重，人心惶惶。不過，我一定想办法給同志們送去。

小 程 那太好了。到時候我們派人去接。現在山里只要有了鹽吃，就能堅持打垮敵人哪！

馬家輝 只要對消滅敵人有利，有什麼困難我也要想办法克服！

小 程 對啦！我下山的時候，魏政委說，如果情況十分嚴重，你最好轉移個地方。況且，這兒離白匪司令部太近，怕出問題呀！

馬家輝 你回去跟魏政委去說，正因為這兒離白匪司令部近，才更便于隱蔽。敵人萬萬不會想到，我們就在他身邊搞地下活動，我看還是原地隱蔽吧。

小 程 那好吧。我把你的意見向魏政委彙報。不過，你可千萬加小心，萬一有什麼情況，就馬上轉移，二區就你这么一位領導幹部啦。

馬家輝 放心吧，不會有問題。

小 程 那我走啦。交鹽的時間和地點！

馬家輝 后天半夜，在西山。最好多派人來接！

小 程 哎呀，那兒地形不好，容易暴露哇！

馬家輝 不要緊，越是地形不好的地方，敵人就越失于防范哪！

小 程 好！我回去向魏政委請示，如有變動，我再來聯系。

馬家輝 好！路上小心！

〔兩人握手，小程匆匆下〕

馬家輝 哎呀慢着！剛才小程說，魏政委叫我換個地方隱蔽，莫非他們已經知道我的事，想叫我離開司令部附近好下毒手不成嗎？不會，不會！要是那樣，他怎麼會還叫小程把山里缺鹽的情況告訴我哪？馬家輝！馬家輝！你可真成了做賊胆虛啦！

（唱）不是我好疑心喜歡猜想，

做下了虧心事不得不防。

遇問題要三思免得上當，

〔桂英又哭泣起來〕

馬家輝 （唱）這哭聲真好似勾命的閻王。

真沒辦法，又哭上啦！（下）

〔李玉梅上〕

李玉梅 （唱）白匪軍到處里燒殺掠搶，

只鬧得各村庄人心惶惶，

武陽鎮已不是當年模樣，

人稀少屋倒塌滿目淒涼！

〔玉梅發現已到油鋪，左右環顧一下，便上前輕輕推開板門，掩身而入〕

〔內室傳來的哭聲使玉梅十分驚訝，正想拔腳走出，馬家輝卻沖沖地從內室走出〕

馬家輝 哭吧，哭吧，簡直沒——（發現玉梅，吃了一驚）啊！玉梅！

李玉梅 老馬同志！（熱情招呼）

（唱）我日日夜夜把你盼望，
好似陰天盼陽光。
自從那日離開黨，
真如同嬰兒離開親娘，
處處空虛無倚仗，
事事徬徨無主張。
今日又見了親愛的黨，
玉梅我全身有力量。

〔馬家輝制止了她，上前問〕

馬家輝 玉梅，你怎么——沒死呀？

李玉梅 敵人用機槍掃射的時候，支書同志用身體擋住了我，我昏倒啦，所以沒打着我。

馬家輝 哦！

李玉梅 老馬同志，我們桃花鄉的黨員都犧牲了，他們死的時候，都很勇敢哪！老馬同志！

〔玉梅淚在眼里滾動〕

馬家輝 是呀！可惜呀！

〔內室又傳來了哭聲〕

李玉梅 是誰在哭？這兒有外人嗎？

馬家輝 啊！有一個瘋子，不用管她！來，喝杯開水！